

國學小叢書

韓詩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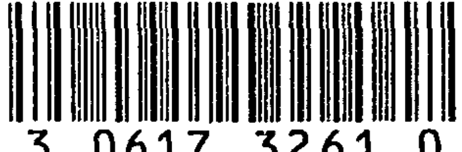
程學恂著

國學小叢書

韓詩臆說

著作者 程學恂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公詩繼李杜而興雄直之氣詼詭之趣自足鼎峙天壤模範百世不能病其以文為詩而損偏勝獨出之光價也宋賢效韓以歐陽永叔王逢原為最善永叔變其形貌為得其魂逢原合其體貌為得其魄大抵取徑師古殆不出此二者矣伯威所詣近頗務斂氣蔵味疑与韓不甚近乃觀其所為韓詩臆說二卷探微窺奧類多創獲大者既不淆本原所在即訓詁偶及亦辨正聖處為言酒喚起催歸非鳥名亦犁然有當人心之一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與癸酉伏日散原老人陳三立題記年八十有一

韓詩臆說

卷一

出門

此等詩卽見公安身立命處。

謝自然詩

韓集中惟此及豐陵行等篇。皆涉敍論直致。乃有韻之文也。可置不讀。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二語。說理極高妙。然是文體。非詩體也。篇末直與原道中一樣說話。在詩體中爲落言詮矣。

華山女

此便勝謝自然篇。其中諷刺。都在隱約。



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二語。乃石徂徠蘇滄浪詩法之鼻祖。

結處不關仙教之失。而云登仙之難。正是妙於諷興處。

馬厭穀

集中如此等詩。皆直氣徑達。無半點掩飾。非以孟子自任者。不能爲之。非眞信得韓子是孟子者。亦不能讀之。

孟生詩

一起乃生關乾坤語。看他贊東野詩如此。可知李習之語非侈也。李習之嘗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他日爲執事惜之。

此薦孟生於張建封也。然及建封處只末段數語。仍是歸重孟生。古人立言之體。嚴重如此。若出後人手。諛詞滿紙矣。

利劍

此及忽忽等篇。古琴古味古調。上凌楚騷。直接三百篇也。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此與苦寒歌苦寒詩並讀。

答孟郊

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二語。寫盡東野致功之苦。凡公贊東野處。皆到至處。眞實不虛。是眞巨眼。是眞相知。

古風

此等詩直與三百篇一氣。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起與最妙　此並是公應酬之作。所以可存者。中無膚濫語耳。



此日不足惜一首贈張籍

慨然以起。與醉贈張祕書同。

及城一本作及墻。、墻門牆也。後魏立學於四門。至隋改隸國子。及墻者如今入監肄業。同在國學

門牆之中也。公亦嘗爲四門博士。

孔邱歿已遠數語着眼。可知文昌爲學根柢。非第以詩律徵婉。爲世稱道也。

中間愈瑣愈妙。正得杜法。

從喪朝至洛一段。敍次妙處。眞得老杜北征彭衙遺意。

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鬭龍云云。百憂中有此古奧妙絕。

公云上與甫白感至誠。如南山詩乃變杜之體而與相抗者也。如此篇乃同杜之體而與相和者也。

齪齪

一起直詆得妙。

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是公之素願。後公爲御史。即上天旱人饑疏。其志事已定於此。可知古人立言。皆發於中誠。非僅學爲口頭伎倆也。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前賦擊毬極工盡致。後乃以正規之。此詩之諷與書之諫有不同處。

雉帶箭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二句。寫射之妙處。全在未射時。是能於空處得神。卽古今作詩文之妙。亦只在空處著筆。此可作口訣讀。

嗟哉董生行

此詩朱子取入小學。正可觀感以成美化。至董生之不終於隱。妄有功名之志。而昌黎規之。言各有當。豈能逆計耶。

鳴雁

平韻柏梁體。入後仍轉平韻。唯公多有之。

駑驥

因言天外事二語。盡比興無端之妙。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看來只淡淡寫相思之意。絕不著深切語。而骨肉係屬之深。已覺痛入心脾。

二詩剴切深厚。眞得三百篇遺意。在唐詩中自是絕作。

當與公所作琴操同讀。

歸彭城

不到二雅不肯捐。似此眞是矣。

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罅。此等看古人眞處。

贈鄭兵曹

此亦無甚深意。隨時倡酬之作也。

暮行河隄上

此詩意與離騷。看似無味。而感最深。後來蘇子美集中多擬之。

薦士

詩云。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淸奧。取鮑謝而遺淵明。亦偶卽大概言之。非

定論也。

受材實雄驁。雄驁二字。評東野奇確。

榮華肖天秀二語。逾奇逾確。至眸子看瞭眊。可以鎮浮躁。則不惟得貞曜品詣。並能寫出貞曜神骨。

贈侯喜

此詩本旨在結句。而以上撫寫處。亦有意致。

山石

李杜登太山、夢天姥、望岱、西嶽等篇。皆渾言之。不盡遊山之趣也。故不可一例論。

子瞻遊山諸作。非不快妙。然與此比並。便覺小耳。此惟子瞻自知之。

夜歌

止三十字耳。而抵得大雅一篇。此爲厚。此爲深矣。

須知所謂深厚者，亦非故爲昧晦。示人以不可測也。語語都在眼前。而非蹇蹇匪躬者。則不解所

謂。

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妙在不明言所憂何事。

苦寒

此當與東野寒地百姓吟並讀。然此才力尤加奇肆。結云。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少陵自比稷契處。亦正同此懷抱。

龍移

畢竟不知此詩是何意思。不必強作解事。

早春雪中聞鶯

公謂禮部所試詩賦。類俳優者之詞。誠然。然以爲可無學而能。則恐不足以服之。蓋其爲技雖淺鄙。而能以工巧合天然。公道雖高。才雖大。而用以刻楮承蜩則遜之矣。如此詩拙劣。豈復成語。

同冠峽

公南遷詩。似無甚意義者。中極悲悄。須是反覆沈吟。乃見所感深也。

縣齋讀書

摹寫景物處。工妙不及柳州遠甚。而別有一種苦味可念。

送惠師

乃是不羈人。不羈二字。是一篇主腦。

惠之高處。是愛山水。故四明、天台、禹穴、浙濤、廬岳、羅浮以次追逃。而終之以衡山、嵩華也。

送靈師

此亦略同前篇。而本旨發明在前。

詩言飲酒盡百觴。分明不是守禪家戒律者。

湖遊泛漭沆。溪宴駐潺湲。此等句法。自韓孟發之。

前曰遺賢。後曰材調。皆不以僧目之也。

劉生

通首寫俠士性情。故棄家遠遊。傾心妖豔。取將相酬恩讎。皆一類事也。惟其胸懷磊磊。有異凡庸。

則不失爲可取。而素行之不檢。不足以累之耳。再公詩多涉滑稽俳諧。非正言也。若作正言。則公豈亦暱於色者乎。阮亭持此以攻昌黎之短。謂不如文中子門下羅將相勳業著一時。噫、何其淺耶。

縣齋有懷

尙奇偉、足悲咤六字。乃一篇之骨。

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此等語。不疑於侈。若老杜許身稷契亦然。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此等語。不嫌於卑。若老杜殘杯冷炙亦然。

前云肯學樊遲稼。後云聞愛老農愚。語意似相矛盾何耶。曰、此正可見古人用心處。如陶靖節多田家之作。而朱文公謂是欲有爲而不得者也。靖節於先師憂道不憂貧之旨。亦每及之。是豈眞心作田舍翁者。田舍乃其寓耳。故凡讀古人田舍詩者。皆當作如是觀。然則公此詩中所言。可並行而不悖也。

君子法天運

此與忽忽詩同感。

東方半明

此詩憂深思遠。比興超絕。眞二雅也。

卽以格調論。亦曠絕古今。

射訓狐

矜凶。挾狡。聚鬼。徵妖。語皆獨造。不相沿襲。而無害爲無一字無來歷者。其義則本之古也。

誰謂停姦計尤劇數語。寫小人病國。眞是非常警動。此陳戒之旨也。

李員外寄紙筆

此亦隨時應酬之作。

郴州祈雨

公於此等。實不能工。索性還他不工正見高處。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此詩料峭悲涼。源出楚騷。入後換調。正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

州家。使家。皆當時方言。

答張十一功曹

退之七律只十首。吾獨取此篇。爲能眞得杜意。

合江亭 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

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押韻處生拗有奇趣。遂開蘇黃次韻之派。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七古中此爲第一。後來惟蘇子瞻解得此詩。所以能作海市詩。

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曰若有應。則不必眞有應也。　我公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忽於遊嬉中無心現露。

廟令老人識神意數語。純是諧謔得妙。

云此最吉餘難同。吉猶靈驗也。猶左傳是何詳詳字。兼吉凶二條。

末云。王侯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我公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節操。忽於嘻笑中無心現露。公志在傳道。上接孟子。卽原道及此詩可證也。文與詩義自各別。故公於原道原性諸作。皆正言之。以垂教也。而於詩中多諧言之。以寫情也。卽如此詩於陰雲暫開。則曰此獨非吾正直之所感乎。所感僅此。則平日之不能感者多矣。於廟祝妄禱。則曰我已無志神安能福我乎。神且不能強我。則平日之不能轉移於人可明矣。然前則託之開雲。後則以謝廟祝。皆跌宕遊戲之詞。非正言也。假如作言志詩云。我之正直可感天地。世之勳名。我所不屑。則膚闊而無味矣。讀韓詩與讀韓文迥別。試按之然否。

岣嶁山

此與石鼓歌皆見好古之誠意耳。究之亦無甚緊要。

別盈上人

竟不似闢佛人語。此公之廣大也。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

此詩先敍寺。再敍陪遊。再敍獨宿。後贊常侍之賢。惜未同遊。而自明作詩之旨。此一定章法。唐人多有如此。妙在因獨宿而述所感。因夜風而疑波濤。因波濤而思屈賈。因屈賈而恨羣小之妬忌讒謟。不覺觸動自己平生遭遇。茫茫交集。其遝思也。如雲無定質。因風卷舒。毛詩三百篇。都是如此。離騷廿五卷。都是如此。

岳陽樓別竇司直

南山詩純用子虛、上林、三都、兩京、木海、郭江之法。鑄形鏤象。直若天成者。詠洞庭亦然。宇宙間既有此境。不可無此詩也。

前半自賦景。後半自敍事。兩兩相關照而自成章法。此眞古格。後人多不知之。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

直從九歌九辯來。　開口言追愆尤而其下絕不愆尤。正如詩所謂我罪伊何也。

公之被謫因疏關中饑旱。見皇甫湜所作公神道碑而新舊二史皆誤以爲坐論宮市。愚謂此非誤也。饑旱之疏。上無以罪之。且不便明著詔令。而忌之者特以他事中之耳。

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傳。明理人亦作此糊塗語耶。然眞悃正自可愛。此與答柳子厚書中語參看。

公於伾文之敗。皆痛快彰明言之。所謂雄直氣也。

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爲柔。須知此皆託言。不然公豈眞敗節者。

永貞行

直敍起。此詩史也。

觀順宗實錄中所書。則劉柳實與伾文同黨濟惡矣。而公赴江陵途中詩云。將疑斷還不。此詩匪親豈其朋。皆多爲原諒。不忍直斥之。蓋作史者朝廷之公義。作詩者朋友之私情也。二者不可偏廢。

公於二子。不惟不憾之。蓋深惜之。惜其爲小人所誤也。然此難於明言。而情有不能自已。故託言之。蛇蠱毒物皆陰險之類。既懲於前。當戒於後。懇懇款款。敦厚之旨。友朋之誼。於斯極矣。

所敍蠻嶺之俗。與赴江陵途中詩似相同而不同者。此中有寄託在也。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公豈從其教者。而所言乃如此。吾故謂公詩多非正言之也。

木芙蓉

確是公詩。然俗處亦不能爲諱。東坡集中有紅梅七律三首亦然。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一首

此詩因朱子有多不可曉之語。遂置不觀二十年矣。後讀之恍然。蓋持正以不合於時人。發而爲詩。昌黎言此輩如蟲魚糞壤。何足與較而勞我心志。千載之業。固將有在。勉而進之。則眼前勃谿不值一唾矣。

喜雪獻裴尚書

白戰之令。雖出於歐。盛於蘇。不知公已先發之。詠雪諸詩可按也。

春雪

如灑篁留密節。著柳送長條。留字送字絕妙。如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狀景奇確。

寒食日出遊

押韻處。別具錘爐。歐梅坡谷皆宗之。

感春四首

第一首比興無端。雖出張衡。實已過之。

第二首直用楚詞語。明其所感同也。 此公自寫心事。借屈原以寄慨耳。非論屈原也。注言非聖人推移之義。迂闊無當。何足與讀公詩耶。

聖處確是指酒。李白詩醉月頻中聖。在唐時固多用之。觀此詩前言徑須沽酒飲。長醉多文辭。而末以酩酊馬上結之。知此皆以酒言。若拘定本文。聖人能與世推移。則與前後都不關照。且如何加尋非癡三字。此固哉高叟不可與言詩也。

所感如此。憂危甚矣。然偏說是堯舜明四目者體應如此。言之者無罪也。

滿懷鬱鬱。感時傷老。遂欲寄情於酒。而笑屈原之不飲。皆極無聊之詞。非平平論古。

第三首正是前首注脚。可知非從容適意語也。

末首鬱憤極矣。吐爲此吟。其音悲而遠。至皎皎萬慮醒還新。可以泣鬼神矣。

憶昨行和張十一

飛詔從天來以下數語。乃通首關鍵。蓋張之貶官以羣姦故。故羣姦敗而疾自當愈也。至無妄之憂云云。竟同世俗慶祝諛詞矣。然細思之。卻全爲羣姦破碎而發。故不嫌恣意言之。使千古正人吐氣。

讀此詩須知全是傲岸滑稽。嘻笑怒罵。前言危疾可憂。非眞憂也。後言病愈可慶。非眞慶也。總對三姦言耳。若認眞作愁苦語吉祥語。則此詩俗澈骨矣。

鄭羣贈簟

公詩兩地無數金。東野詩家具少於車。諒都不是假話。

韓派屏棄常熟翻新見奇。往往有似過情語。然必過情乃發得其情者也。如此詩之卻願天日恆炎曦是已。後來歐蘇以下多主此。王逢原蝗詩云。兒童跳躍仰面笑。卻愛甚密嫌疏稀云云。卽用此法。

東坡蒲傳正覽詩全從此出。然較寬而腴矣。

南山詩

宥售等韻。似乎強押。然中有妙趣。非習於遊山者不知也。

讀南山詩。當如觀淸明上河圖。須以靜心閑眼。逐一審諦之。方識其盡物類之妙。又如食五侯鯖。須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極百味之變。

中間形容比擬。窮神盡象至矣。然其他似乎漢唐人集中尙或見之。至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頓覺揚馬李杜皆當閣筆瞠視。

昔人云。賦家之心包羅天地者。於南山詩亦然。

潛溪詩眼載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尙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予謂山谷語亦未盡確。然則北征可謂不工乎。要知北征南山本不可並論。北征、詩之正也。南山乃開別派耳。公所謂與李杜精誠交通百怪入腸者亦不在此等。

醉贈張祕書

貞曜詩須是公論定。次則李元賓耳。文昌詩須是公論定。次則白樂天耳。餘子多不能識之。東坡直是粗心亂道。而後人又毀其醉醻也。

答張徹

此卽公之排律。不得以常調律之。

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二句。比樂天贈微之云無波古井水。有節青竹竿。何如。

此與城南聯句同一格韻。

豐陵行

此詩甚佳。予乃嫌其質直言之。是議體非詩體也。

贈崔立之評事

立之跅弛之才。故多與爲滑稽之言。然亦未始非所以勵之也。

送區宏南歸

一起寫出荒遠。

蜃沈海底氣昇霏。彩雉野伏朝扇翬。處子窈窕王所妃。三句。比而興也。

句法之變。此篇濫觴。如落以斧引以纆徽。子去矣時若發機是也。

送文暢師北遊

諸贈僧詩。於澄觀取其經營之才。於惠師取其好遊。於靈師取其能文。於文暢取其多得搢紳先生歌詠。皆非以僧取之也。

雜詩

此公寓言中所得者。卽原道之旨。當世無可與言者。故託之無言子也。

夸奪子卽指世俗之人。惟知以世利相競。而於道懵然無所知識。倏忽之間。已澌滅無存。誠爲可憐也。

此自明聞道之旨。以悟世人。絕非好神仙之詞。所謂億萬年。正指後世言此輩混混然而生。混混然而死。與草木同腐。不聞於後也。若認作當時盛衰。則淺甚矣。非此篇之旨。

會合聯句

張籍云。瘴衣常腥膩。蠻器多疎冗。文昌句較本集似少變。然細味卻是一路。猶之本集祭韓吏部長篇。亦變體也。

同宿聯句

孟郊云。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必心知如此。氣感如此。乃可言同音之樂。東野詩中所謂乃可論膠漆。不虛也。

納涼聯句

此詩自起句下。每人或廣至數韻十餘韻。隨與所至。無復拘限。皆見古人眞處。

秋雨聯句

韓云。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此等處與杜同心。非僅效其語也。　宋太祖解裘帽賜王全斌。蓋本諸此。

城南聯句

二人聯句。較其自作又各縱橫怪變。相得之興。卻有此理。

觀後郾城聯句。李正封詩語雖亦老重。然與韓孟家法迥別。可知韓門諸子。都是本色。無煩點竄。

寶唾拾未盡。郊玉啼墮猶鎗。牕綃疑閟豔。愈妝燭已銷檠。郊數語。寫來荒慘不減蕪城賦。

韓云精神驅五兵。觀此知以文章名世。非公本志也。

隱伏饒氣象。愈興潛示堆坑。擘華露神物。郊擁終儲地禎。訏謨壯締始。愈輔弼登階清。坌秀恣填塞。郊呀鑪滀渟澄。愈寫皇都雄概。全以神舉。覺班左猶多詞費。

嬌應如在寤。愈頳意若含酲。郊飛卿致堯墓寫不盡者。不謂於二公見之。大奇。

順居無鬼瞰。愈抑橫免官評。郊二語。寫盡豪橫。

殺候肆凌翦。郊籠原帀罝紘。愈一段。言田獵。直用上林子虛筆法。

歲律及郊至。愈古音命韶韺。郊一段。言郊祀極典重。掘雲破嶙嵲。愈采月漉坳泓。郊嚮以掘雲二句屬上。今按當屬下。蓋至孝思句。郊祀事已完。掘雲采月乃遊山以及寺也。

或謂此聯句似三都兩京。予謂并學離騷。觀腥味空奠屈。郊天年徒羨彭。驚魂見蛇蚓。愈觸嗅值

蝦蟆。幸得履中氣 郊忝從拂衣根 愈敷語。知所感者深矣。豈徒事夸靡者哉。故詞雖奥衍。中有清絕。

呂氏童蒙訓。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大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曰。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卻有此理。余謂凡如師川此等論者。都是眼中原不識得東野詩。至山谷亦矯枉過正之言。退之亦自具錘鑪。豈能爲東野所變。

元和聖德詩

後石介作慶歷聖德詩。卽本此。

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一段。乃紀實之詞。無庸諱之。誠不必如子由所譏。蘇轍詩病五事。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云云。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云云。其於克商。曰維師尙父云云。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刌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然如南軒所說。又恐近於宰我之言周社也。張栻云。讀退之聖德詩。至婉婉弱子。處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卽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鎭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此

時潘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狄所滅之由。退之之旨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紫燄噓呵。紫一本作柴。燔柴也。

此詩雖頌武功。而其意則在憲宗初政。貶斥伾文執誼等。故序中卽從誅流姦臣說起。而詩中於別白善否一段。尤切切言之。可知主意所在。非只臚成功告廟之詞也。

記夢

我能屈曲自世間。一本作我寧屈曲。

只有結出本意。前言神仙處。都是寓言。

三星行

此詩比興之妙。不可言喩。傷絕諧絕。眞風眞雅。

末段責牛斗處無聊妙甚。若認作望其服箱挹酒漿。眞癡人說夢矣。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

公於晉公實有知己之分。非同泛然也。故此等詩雖無甚深意而必存。

贈唐衢

樂天遺唐衢詩。全賦其哭。此獨不及其哭。但稱其材之奇而已。須知哭處正是奇材無所發洩處也。

孟東野失子

此詩意旨與列子力命篇略同。而語較奇警。

祖席

中唐以後。得律格者。端推張賈。而公以才大不肯置意。故小律多不能工。然張賈擅長處。公亦未嘗不知。此祖席二詩。似擬體格而爲之者。然終不肖也。

如前字淮陽知不薄。便非張賈語。

秋字詩似有格而實滑率。時俗所謂章法一氣者。從此誤入。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

寄詩雜詼俳。有類說鵩鵬。讀公詩者。亦當作如是觀。方有入處。

爲官不事職。厥罪在欺謾。若眞正言之。則欺謾當自懲滌。豈容一去塞責耶。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青龍寺詩是小奇觀。陸渾山火詩是大奇觀。

張籍責公好與人爲駁雜無實之談。公曰吾以爲戲耳。何害於道哉。按張所言。乃謂使人陳之於前而公樂聞之。非公之議論文章也。吾謂卽公之文章中。或亦不盡免此。卽陸渾山火等篇非駁雜無實之談哉。然苟通達其旨。則雖變而不離於常也。山狂谷很天跳地踔神焦鬼爛等語。皆公生闢獨造。前無所假。

此詩極意侈張。滿眼采繢。然其意旨卻自淸絕。無些子模糊。其視後之以塗飾爲工者。眞如土與泥矣。

火行於冬。至囚之崑崙。皆上帝語也。

按此詩言水火之相剋相濟處。亦以諧俳出之。若拘定是眞實說話。則水訴於帝。帝不能決。但以

結婚爲之調解。豈天上亦有此和事天子乎。至謂火行於冬。本無不合。又何以待其勢衰。然後縱之復仇。豈明正討罪之義乎。

孔明乘其昏弱。規取劉璋。世儒猶以爲譏。而謂天帝爲之乎。執此以讀公詩。不殊高叟之論小弁矣。

送李翺

短韻深情。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

此與鄭羣贈簟詩一例看。

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蘇子瞻鐵拄杖詩倚壁蛟龍護晝眠。可謂善學。非止善用。

桃源圖

起結題破。中間乃詳爲衍敍。此詩之異於文也。

與王右丞同衍一篇桃源記。而各自成其妙。惟能變之。乃克與相當也。

骨冷魂淸無夢寐七字甚妙。須知此境惟桃源中有之。則凡得此境者。到處皆桃源也。

送湖南李正字歸

韓集中如此等小詩。都有深味。不可忽。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雪徑抵樵叟。風廊折談僧。於此等處。見公鍊句之法。坡公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等句。尙未足以臻其妙也。

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宏。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云云。此正公心事。故言之眞切如此。

感春五首

第一首前半妙。寫得極樂。正坐實閒字。

第二首孤吟屢闋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總是投閑置散之感。

蔡州之功。裴晉公主之。而佐其謀者公也。此詩第三首云云。已爲平蔡張本。

第四首乃傷人命之不可常。因感時事之不可失。若第作哀孔詩。則不必在感春中。

末首迎繁送謝別有意。云別有意者。正是所感五首皆同。恐人認作爲惜花起見。故與點明。

卷二

盆池五首

韓律詩誠多不工。然此五首卻有致。貢父以老翁童兒句少之。鄙矣。劉貢父詩話。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真個似兒童。直諧戲語耳。若獨取拍岸青蛙二句。亦無解處。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纔添水數瓶。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予謂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乃好句也。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公後贈玉川詩中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水北山人卽石洪也。此詩前六句褒中不無嘲意。

招楊之罘一首

生石間不識人喻不學也。就平地入廄中。喻學也。不可以辭害意。

燕河南府秀才

起得鄭重得體。

此都自周公文章繼名聲二語勉諸生。有深意。非第取切河南也。文章一本作文物。

文人得其職。文人一本作丈人。

語語端嚴。字字眞樸。不屑闊。不客氣。與韋使君郡齋燕集詩文。各有其至處。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塡海

此亦公所謂可無學而能者。然是寫意。不與工帖括者相角勝也。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原句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更覺狀得極致。

看此猶不自保句。似此詩指天子近臣爲叛逆所殺。亦近有理。

此詩前云。日月爲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後云還汝月明。安行於次等語。知所謂指憲宗遇害者非也。

玉川本旨。畢竟不知所在。諸說皆有難安。若認定作鄙定進王承宗。亦不似。

辛卯年雪

公諸匠物詩。每以神而不以象。多有歐蘇不能到處。

翕翕諱諱二語。窮神盡相。與岳陽樓陽施陰閉等。皆乾坤有數之句。

誰氏子

此作一段告條可耳。若以詩體言。則傷直致。正與謝自然等篇一類。

寄盧仝

僕忝縣尹能不恥。自責妙。正以歎其賢也。

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四句語雜詼諧。極寫好賢之誠耳。若認眞看。則惡少窺屋。罪不至死。枉法徇友。豈是公道。

李花二首

第一首結語。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拙致可喜。

第二首中間似有意學玉川語。皆遊戲耳。而公一生浩氣大節。不覺流露。

醉留東野

韓子稍姦黠。蘇軾劾程奸。諸儒遂憤駭不已。試看韓子。卻自認何等胸量。

公之傾倒於東野至矣。乃後世之知重公者。或不足東野。何其陋耶。

雙鳥詩

此卽送東野序中之意。而語尤奇瓌。

奇幻至此篇極矣。周公不爲公。猶可解。孔丘不爲丘。是何情理。文心雕龍有云。礙而實通。此正是礙處。

石鼓歌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此等只是滑稽。切莫認眞看。與周公不爲公同。

國初以來。諸公爲七言古者。多橅此篇。其實此殊無甚深意。非韓詩之至者。特取其體勢宏敞。音

韻鏗訇耳。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猶言低抑避謗譏。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劃。乃是加倍寫法。

送陸暢歸江南

結處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卽報。永負湘中墳。數語送暢也。卻感在溪。董溪幷非感溪也。感晉也。董晉。新唐書韓愈傳。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古人取與如此。所以詩無泛作。

送無本師歸范陽

一起眞是異樣識力。所以有此異樣筆力。後人卽執此詩以讀無本之詩。亦未必解其所謂。以爲誠然。此無本師三年得句。不免泣下也。

自蘇子瞻有郊寒島瘦之譏。嚴滄浪有蟲吟草間之誚。世上寡識之流。遂奉爲典要。幾薄二子不値一錢。宜乎風雅之衰。瘵瘵日下也。試看韓歐集中推崇二子者如何。豈其識見反出蘇嚴下耶。

再子瞻詆樂天爲俗。而其一生學問專學一樂天。此等處須是善會。黃泥摶成人。多是被古人

瞞了。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東坡獨取此詩。以爲學杜之最似者。

贈劉師服

自憶昔下作轉開語。言不必以形骸拘也。太公沒齒始仕。虞翻齒始生而躋於成人之列。何拘之有。

秋懷詩十一首

秋懷詩當與東野所作同讀。然亦難以軒輊。蓋各有其至處。

後來王龜齡所擬。便格平而味淺矣。

讀秋懷詩須於閒悶無聊時。長諷百過。自見其言外之意無窮也，

第二首結云。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卻如此說妙。

第三首一結感深與遠。令讀者無從覓其啣接之跡。　要亦無難領取。上十二句皆含怨意也。故

此句暗中作轉。
第四首鬱懷直氣。眞可與老杜感至誠者。
此與南有龍兮在山湫。拔劍欲斬且復休一篇。意與絕相似。
說此詩只可如唐譬。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難免附會穿鑿之病。此僕之讀毛詩所以不信小序也。小序傳出聖門。尙似多所附會。況以千年後人推臆者乎。
第五首云。離離挂空悲。慼慼抱虛警。悲無所寄。故謂之空悲。警無所著。故謂之虛警。然實有所悲。實有所警也。
名浮猶有恥。味薄眞自幸。寫憂讒畏譏。曠疏無聊之況。可謂極致。
第七首秋夜不可晨云云。黯然慨然。一肚皮不合時宜。鬱鬱吐不盡。 結云不如覷文字。丹鉛事點勘。都是無聊賴語。非本志在著述也。
第八首在十一篇中最爲顯暢。然情與感觸。亦正無端。
第九首。見大臣憂國。心神恍惚。眞騷雅之嗣也。

第十首宵寂秋明已奇。偃宵寂抱秋明更奇。悠悠蠶蠶更奇。必如此乃不可思議。必如此乃筆參造化。此等惟東野集中時一遇之。歐梅蘇王皆不能道。強懷張不滿二句所謂世累詰屈避語穽二句。所謂外憂。

末首或謂指妻子言。初從之。及後細味。亦不必然。

奉和武相公鎭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

前六尙常語耳。結二句便佳。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稗俗不成語。然不妨存之者。如大海之有泥滓也。讀杜詩亦然。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斯立

此因崔而連及孟郊張籍二子。淸玉句言孟郊詩如玉之可刻爲玦環而佩之也。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此卻是唐格。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此亦尋常泛應之作。不似與習之語。然亦他無考證。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公稱紹述之著作爲最富。而其詩之傳於世者寥寥。畢竟佶屈聱牙。有意逞奇。非取安也。此詩卽全蕪其格。辭誠慳而義則常也。殊不見精奧處。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五絕王李之外。端推裴王。老杜已非擅長。至昌黎諸作。多率意爲之。實不足以見公本領。讀者當卽求其好處。亦只平實說去。不矜張作意。後來文湖州與蘇潁濱倡和詩。似祖此種。學孔門弟子。汙不至阿其所好也。

中惟鏡潭一首。非公莫能爲也。

竹逕一首。用意與老杜斫卻月中桂。淸光應更多略同。然彼聱此平。彼新此熟。彼高興此掃興。彼

曲折。此直致。慧心人參看。當自知之。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只託一時之事。無意爲詩。然其絕不求工。是公高處。

江漢一首答孟郊

結云。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以復見贈。繾綣在不諼。非疑其言。正是心受。

答道士寄樹雞

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大蘇絕句得意處。多從此出。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雖亦尋常酬應之作。然中有自見處。言外無限感慨。

結云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觀此可知潮州表中語。非公本志也。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春雲送色曉雞號。號字色相不配。

作此等詩。須讓他賈舍人王右丞也。

題百葉桃花

公於此等亦自風情不減。故如朱顏皓髮訝莫親。金釵半醉座添春。皆不足爲公迴護。

芍藥

首句浩態狂香四字。生造得妙。

遊城南十六首

贈同遊云。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注引黃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予按黃說非也。以二禽名隱約爲詩。乃山谷派。退之斷不如此。亦猶以拋青春爲酒名。乃似東坡詩非退之詩矣。是必山谷聞有喚起鳥名。遂以催歸爲子規。復齋又從而附和之。皆無當也。注引復齋漫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采茶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爲證。何耶。且使

卽用此二禽名。亦不見用意精深處。坡谷游戲。往往有此狡獪。後來學詩者。或且奉爲蓍蔡。飣餖小巧。多入纖俗。受誤實坐此。故不得不爲辨之。

贈張十八助教。悲孟也。而題曰贈張。此唐人體例如此。可以類推。

題韋氏莊詩中。都是閑跡。與城南聯句詩中所感。正是一般意興。

嘲少年寫出遊俠。

楸樹云。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生中。後公庭植五楸。及此所說。知公性愛此樹也。

遣興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極無聊賴語。按此等情懷意興。卽與老杜曲江諸篇一般。特讓其筆妙耳。

寄崔二十六立之

起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偏奇。偏奇二字。是立之眞贊。卽此一篇骨子。

論諸毛功。當是論作文字也。朱子謂專爲毛穎傳而發。尙不甚安。

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骴。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說得竦然。眞覺死有餘恨。熱場中讀此數語。

能無冰冷雪淡。

文書自傳道。奚仗史筆垂。自負得眞確。語亦倚天拔地。

按立之學雖不醇。然亦嶔奇磊落之士。又與公同所感。故公實深契之。其中若贈綵緋、酬銀觥。皆常瑣事也。女助帨縭。男守家規。皆常瑣情也。正欲使千載下見之。知與崔親切如此。慨然增友誼之重。則常瑣處皆不朽也。後人非公之交。無公之感。泛然投贈。動摭常瑣情事。堆塡滿紙。但覺人爲時人語爲時語而已。其朽也可立而待也。如此而猶曰吾宗老杜也。吾法昌黎也。不値識者一唾矣。

杜詩如北征中嬌兒勝雪。垢膩不襪。小女補綴。顚倒紫鳳。粉黛衾裯。學母畫眉。問事挽鬚等。常瑣極矣。然前則云。恐君有遺失。臣甫憤所切。結則云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可知憂國忠忱與室家恩愛。都是一樣眞摯。一腔熱血流出。所以能上追風雅。試看七月東山詩中。何嘗不曲盡俗情。餘可類推也。

人日城南登高

鬻鬻野浮陽。暉暉水披涷。乃參奪造化語。

押韻處陡健快妙。後惟子瞻得之。魯直以下。終是勉強處多。

感春三首

讀第三首公之富貴不能淫。久要不忘。於此等處可見。

看他將同來金紫嬌兒豔姬只一例看。

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死者指東野。生者謂湜籍輩。時籍亦在都。則當指翺與徹也。

示兒

教幼子止用淺說。卽如古人肄雅加冠。亦不過期以服官尊貴而已。何嘗如熙寧元豐諸大儒。必開以性命之學。始爲善教哉。

此只作一通家常話看。絕不有意自見。而自有以見其爲公處。

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云云。豈眞稱羨語。少陵七歌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當與此參看。

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謂張籍樊宗師也。若但以利祿期之。則無事專及二人矣。

東坡語亦不得執煞看。籛引蘇軾云。退之示兒詩所云。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且卽以實學而論。子美之飽經術。與退之之評道精麤。正未知孰得失也。

庭楸

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說不到權門。卻以客來不見陪出妙。

符讀書城南

謂此是塾訓體。不是詩體卻是。

看他說公說相。到底卻歸到行義上。是豈僅以富貴利達餌其子者乎。唐老殆讀之未竟也。籛陸唐老曰。退之不絕吟六藝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下。勉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貴留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激。曾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殆與孟氏等。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城南讀書一詩。乃駭目潭潭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有戾於向之所得者矣。

題張十八所居

此詩不如張作之工。然文昌之詩。至爲淺淡。以楊升庵所詆爲俗語十字者。公乃婗之於六經。似此識力。豈千年前後所有。

李元賓稱東野詩高處在古無上。退之稱張籍詩文齊六經。皆非過量之褒。只是見得眞切。

示爽

坡云有田不歸如江水。即祖此結意。

贈張籍

此詩於極眞處。見與籍知交之厚。故題曰贈籍也。若認作譽兒常情。則此詩可不作。

我身蹈邱軻。自任得妙。固宜長有人自信得妙。

調張籍

此詩李杜並重。然其意旨卻著李一邊多。細玩當自知之。

見得確。故信得眞。語語著實。非第好爲炎炎也。

調意於末四句見之。當時論詩意見。或有不合處。故公借此點化他。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新月似磨鎌句俚甚矣。然不可謂之俗。

聽穎師彈琴

永叔所謂似琵琶者。亦只起四句近之耳。餘自迥絕也。

濕衣淚滂滂。注云。時公方降左庶子。謂以左遷而淚滂。眞菜傭之見也。

坡嘗追憶歐公語。（歐公語見西清詩話）更作聽賢師琴詩。恨歐公不及見之。所謂大絃春溫和且平。牛鳴盎中雉登木是也。予謂此誠不疑於琵琶矣。然亦了無琴味。試再讀退之詩如何。

彥周所稱。郎今世之琴耳。不知唐時所用。卽同此否。若是師襄夫子所鼓。必不涉恩怨兒女也。此又不可不知。（許彥周詩話退之聽穎師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此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善琴者。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以爲聽琵琶聲。後生隨例云云。故論之。稍爲退之雪究。）

過鴻溝

箋云此詩雖詠楚漢事實爲伐蔡之舉。時宰有諫阻者。幾敗公事也。視爲詠古則非。予謂淮蔡一隅耳。那得便云一擲賭乾坤。畢竟是詠古也。

送張侍郎

將相和則士豫附。此詩本此意。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同心破賊。故爾十分高興。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

前鬬雞篇東野結云。短豹有可采。此詩公結云庶用存糟粕。意可知矣。

譴瘧鬼

大概是寫小人情狀。其爲皇甫鎛、程异、李逢吉。亦難確指。

讀此詩見君子待小人之道。

郾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得輿在起二句。

酬別留後侍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數詩皆可作凱歌。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寫歌舞入關。不着一字。盡於言外傳之。所以爲妙。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侍將功德格皇天。此格字卽格君心之非之格字。言破賊後尙有許多事須匡正。非僅爲頌詞也。

桃林夜賀晉公

與潼關詩同法。

觀此則平淮西碑自是鐵案。何以倘聽李愬之爭。

獨釣四首

此見幽與耳。詩則不佳。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起與已是鬱鬱。

此詩似慶幸處全是自責自貶。責貶處又是憂讒畏譏。要皆不得志之詞也。

朝歸

詩與前首同意。

讀東方朔雜事

此詩本事點染。以刺當時權倖。且諷時君之縱容以釀爲禍害也。

驕不加禁訶五字。乃一篇之旨。

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數語。見嬖倖恃恩無賴。流毒生民。其害可勝言哉。

王母不得已云云。曲盡昏庸姑息情態。

前云入雷室。弄雷車。後云乘雲飛去。仍是就本事衍敍。以迷離之耳。不必句句粘煞。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公三上宰相書。自先儒有論說。後來耳食之流。多謂此公一生短處。不知於此果其疚於心而害於義。則大節已虧。餘尙何足多耶。故須識得此正公之安身立命處。蓋公學孟子者也。孟子言三月無君則皇皇。則弔。仕何嘗不急。又言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則傳食諸侯不以爲泰。此卽大聲疾呼之義也。退之識之眞。信之眞。故其心坦然。如天經地義。無少疑貳。其辭朗然。如白日青天。無少迴護。獨於義之所在。則強立而不回。故看其上宰相書時。若不可一日而不仕。及甫致通顯。反鬱鬱怏怏。志不自得。直諫佛骨。冒險不顧。此豈戀戀於祿位者所肯爲哉。孟子歷遊齊梁以期得用。而不肯少貶其道以徇乎時。此聖賢家法也。無知若周霄陳代輩紛紛疑之。非疑其急仕也。疑其不枉也。後世之議退之上宰相書者。殆猶周霄陳代之見也夫。

結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時未離秦境而語已及此。其感深矣。

路傍堠

食曲河驛

二詩語淺感深。

題楚昭王廟

自是唐絕。然亦沒甚意思。

瀧吏

此詩變屛賈之語。而得屈賈之意。最爲超古。

入後痛罵得妙。

過始興江口感懷

卑是百口。何其多耶。然前汴州詩亦云百口無糧殃。則合全家皆來矣。

此亦尋常追感。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此詩寫窮民之苦。逐客之感。愴怳渺茫。語語沈痛。起興無端。結意無極。惟少陵可以媲之。

兩詩淺深判然。非太白白頭吟二詩之比也。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其神黯然。其音悄然。其意闊然。眞得天問九章遺意。然以語句求之。則無一相肖者。

答柳柳州食蝦蟇

梅聖俞食河豚魚詩。結意與此略同。而此所感獨深。蓋所以警子厚者。不僅在食物也。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離騷濟沅以南征兮。就金華而陳詞。結句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卽本此意。

琴操十首幷序

朱子謂十操作於潮州。恐未必然。且在貶所而作拘幽操。不幾於訕乎。天王聖明。在文王說。則爲忠。在退之說。則比憲宗於紂矣。

琴操十首。皆勝原詞。皆能得聖賢心事。有漢魏樂府所不能及者。惟越裳岐山二操。不逮周公雅頌耳。

龜山操前半已盡原詞之意。結處眞能得孔子心。蔡邕豈能見及。

越裳操有周公之理。無周公之才。蔡詞不足道也。

拘幽操結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詩須是程子識得確乎不刊。程伊川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　袁子才欲恃其滑稽辯才。翻伊川之案。遂幷抹倒此詩。恐難以強千百世人心也。

岐山操只衍得孟子說語耳。　看天作高山七句中。是何神力。豈可學得。

履霜操妙在質。妙在穉。　逐兒何爲。獨無母憐。正是學小弁之怨。

雉朝飛操只直言之。正足感動。誰爲在上者。發政施仁。豈容緩耶。

別鵠操更無可說。含悲無窮。古今多少去婦詞。皆不及此深厚而悽惻也。

殘形操淡得妙。糊塗得妙。　笑問青天我是誰。用此章結。旣濟未濟。

別趙子

趙德亦落落可喜。宜乎其能風率潮士也。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自歎虞翻骨相屯。指虞翻論神仙謫交州事。可謂用古恰切。

和席八十二韻

自宋以來。多學韓體。然無逾歐梅。梅得其骨。歐得其神也。即如此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數語。非於昌黎之詩識其用意之所在者。不能道得如此親切。六一詩話。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敍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音否以下數語。眞意可感。想從前與李多有不合處。

題廣昌館

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從楚辭翻出。更有深情。

此詩係書一時所感。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注言示處不爭之地。頗得詩意。

送侯喜

衙日卽謂新年坐衙之日。自稱長官。幷是戲言。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此隨時應酬之作。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此詩亦未定何時。公旣與宗閔同爲裴度幕官。則以鳳凰比度。而黃鵠、衆鳥、挾丸子、皆同幕之人。亦未可知。意當時或有相傾軋之事。而其事其人。今皆不可考矣。獨以何山鳥比宗閔。以故山友爲公自比。不可易耳。存此以待博古之士。或有確證也。

史言裴度德裕宗閔遂與裴有怨。公作此詩相規。固爲失之。然注言爲宗閔貶劍州時作。亦未爲

得也。蓋以黃鵠謂段文昌。則糾錢徽并及宗閔者。卽文昌也。而挾丸子又指誰耶。以衆鳥爲元李輩。則從劾之者。卽諸人也。又何言衆鳥不足猜。待其去後始各議瑕疵耶。注又以豈有之。爲將無有之。絕不合語氣。以有口莫肯開爲錢徽不奏段李私書。不知卽奏出此情。亦只以劾段李之罪。不能以減宗閔之罪也。種種不合。正是臆度附會。以烏有先生而笑子虛。相距幾何哉。注者不知何故。力祖宗閔。豈震其對策時有直聲耶。則牛僧孺亦同之矣。

猛虎行

前所刺不可知。末六句卻是爲宗閔說。不然則汝字何屬。

注言爲大衆說法。與詩語意不相似。

詠雪贈張籍

方樊兩注皆失之。若果爲譏諷。正當公言之。何以獨籍知之。至謂以柳澗事。公必不如此小器。此自詠雪耳。不與石鼎一例爲刺時事而作。卽謂松篁以下語句有似譏貶。然合通首觀之。逐句求之。多有不可通者矣。

此與前諸雪詩皆以開歐蘇白戰之派者。其形容刻繪。神奇震耀。可謂盡雪之性。將永叔子瞻所作取來對較。尙覺減色小樣也。獨詧直丁卯年雪一篇。嶽嶽有韓意。勝其他作。

律硉陪鰓。雕刻搜求。正是此詩妙贊。時東野已死。故知之者惟籍也。

注者數家。因不識得此詩妙處。故節外生枝。強摭事實以搪塞耳。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尙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公前爲刑部侍郎。此時爲兵部侍郎。後轉吏部侍郎。凡在近貴所作詩似遜於遷謫及散處時之鬱勃豪壯。然則詩以窮而工。固不僅在孟東野梅聖俞也。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玩此詩公之於樂天深矣。或謂兩賢相輕無往來者。乃世俗之見也。

樂天之重公處。於贈籍詩中亦可識矣。所謂韓舍人者公也。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此題祕書自有詩。白香山亦有和作。然如此五六二句。固非二子所能道也。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前半略似齊梁體。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二句。拙稚不成語，

條山蒼

尋常寫景。十六字中見一生氣概。

鎭州初歸

語林誠不足信。然此詩亦不佳。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

送桂州嚴大夫

公南遷時。想亦經桂。不然。何以寫得乃爾逼眞。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晉公原詩不可見。然觀此結句。必爲惱於羣小。而思爲退避之詞也。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第二首與唐人性格。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櫻桃詩摩詰最工。亦最得體。杜次之。此又次之。然公詩豈可以工拙論者。潛溪所評。見尙淺也。

嘲魯連子

此詩朱子未定所指。予亦謂當闕之。若謂是李紳之事。公負氣人。恐亦未肯以田巴自擬。

和侯協律詠笋

此詩中含譏諷無疑。注謂爲短李而作。核其情事。亦甚比肖。其或然耶。

枯樹

此詩三四與張水部蠹節莓苔老。燒痕霹靂新。危根埋繫馬。空腹恐藏人。句意略同。而輸其工矣。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送諸葛而前半全說李繁。此古格法。杜與公每用之。世俗多不知也。

按李繁比裴延齡陷陽城。爲長源不肖子。而公反稱述之何也。曰。公止許其能讀書。節取之義也。

再按詩中屢薦於丞相。則似幷取其人矣。此不可解。

病中贈張十八

公初贈籍詩。卽云。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後又代其自稱云。籍能辨別是非。宜乎意見無不合矣。而此詩乃云云。可知古人交契雖到極深處。不盡有依順而無違拒也。觀籍兩辜公書。亦可見矣。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

起八句警妙極矣。然此豈久入世者。其爲請告時作無疑。

南溪始泛三首

張籍祭公詩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根。公爲遊溪詩。唱詠多慨慷。則文昌固與公同遊也。

按此題長江亦有和作。不知同遊否。

數詩清興尙依然。而氣韻蕭颯。神情黯慘。夫子之病殆轉深矣。

第三首云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看此老倔強到底。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祕書至 原注。王六王建也。

祕書有上公詩云。不以雄名疏野賤。敢將直氣折王侯。當卽在此時。而公已成絕筆矣。悲哉。

嫉惡之懷。有生已然。好士之心。垂死不倦。嗚呼。公乎如之何勿思。

韓詩臆說索引（以筆畫多少爲次序）

七畫

八畫

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二畫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84079·1)

國學小叢書 韓詩臆說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程學恂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周藍侯)

五二六〇上

派

